

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南平世家第九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

三楚新錄高氏諱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

東魏司徒昂之後
幼好武而有膽氣

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名季

興季興少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宣武讓

以入貲得幸養爲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友讓

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

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

五代史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及

後唐莊宗卽位避其廟諱改焉幼隸于汴之賈人李七郎梁祖以李七郎爲子賜姓名友讓梁祖嘗見季興于僕隸中其耳面稍異命友讓養之爲子梁祖以季興爲牙將漸能騎射三楚新錄乾符末所在寇賊競起時梁祖爲元帥專征伐潛有飛揚跋扈之志思得義勇者與之同力時季興潛察之乃謁梁祖於郊祖見之悅尋拔爲制勝軍使

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憊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太祖壯其言命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授以計引見太祖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嗣太祖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梁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爲然開門

出追梁軍梁兵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茂

貞後與梁和昭宗出贈景官諡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

北夢瑣言梁祖宿兵岐下以迎昭宗敵壘尚堅旦思班退親從指揮使高季昌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載矣今姦黨已窘更少俟之季昌乃密募人入岐爲告事者有騎卒馬景應命因朱友倫總騎軍旦至將大出兵逆景請其時給駿駟雜所出隊中十許里躍馬西逸叩岐闕以軍怨東遁爲告且言列寨畱卒俟夕將逝宜速掩之當落我機內矣夫是往也決無生理願錄其妻孥梁祖悽然止其行景固請乃徇之明日軍出諸寨屏匿如無人不十里果風騎卻走岐人納之不失厥料岐軍啟兩扉悉衆來我師宿己秣馬飽士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大破岐軍十不存三四焉李茂貞喪膽昭宗降詔還京始遂奉迎矣功歸高公而馬景妻孥倍加軫恤且解揚以守正而忠不顧其身也馬景以明年拜宋死命行詐非圖身也人之難事惟景有之

州刺史從破青州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

五代史唐天復中昭

宗在岐下梁祖圍鳳翔日久衆議欲班師獨季興諫止之語在梁祖紀中既而竟迎昭宗歸京以季興爲迎鑾毅勇功臣檢校司空行宋州刺史從梁祖平青州當唐改知宿州事遷潁州防禦使梁祖令復姓高氏

之末襄州趙匡凝襲破雷彥恭于荆南以其弟匡明爲

雷後梁兵攻破襄州匡凝奔于吳匡明奔于蜀乃以季

興爲荆南節度觀察雷後開平元年拜季興節度使

五代

史擢爲荆南兵馬雷後荆州自唐乾符之後兵火互集井邑不完季興招輯離散流民歸復梁祖嘉之乃授節

鉞三楚新錄其後累從征討以功授宋州團練使未幾移授荆南兵馬雷後及梁祖禪代正拜江陵尹兼管

內節度觀察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代史梁開平中破雷彥

恭于朗州荆南節度十州當唐之末爲諸道所侵季興加平章事

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緝綏

撫人士歸之乃以倪可福鮑唐爲將帥梁震司空薰王

保義等爲賓客

三楚新錄時諸侯爭霸急於用人進士梁震登第後薄游江陵季興請爲掌書

記

北夢瑣言唐荆南節判司空薰與京兆杜無隱卽

滑臺杜悛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

欲希薦送有薛少尹者自蜀公流至渚宮三賢嘗訪之

一日薛尹謂司空曰閣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

杜亦不壽唯大賢忽爲人繫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

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却

思歸蜀重到渚宮江路梗紛未及西泝淮師寇江陵渤

海王邀致府衙俾草檄書欲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爲志

渤海竟諾之二紀依棲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

楚新錄有王惠範者平江軍節度保義之子美風儀好

讀書初保義之奔荆南也季興以爲行軍司馬未幾生

惠範及長以門蔭爲文學累遷觀察推官從誨立以女

妻之且以惠範本將家子欲使自幕府事掌內外軍政

惠範爲人閑淡不羈聞之不悅入告從誨且辭之自是

復以從誨爲不知己至軍國之事皆不參預

太祖崩季

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阻兵自固治城隍

三楚新錄季興以江陵古

之重地又當天下多事陰有割據之志乃大興力役重築城壘執畚耨者達十數萬人皆將校賓友負土助焉其郭外五十里墳冢皆令發掘取磚以饗之及土功畢陰慘之夜皆聞鬼哭鬼火數起將撲之奄然而滅如此者累月方定論者以爲發掘墳冢使幽魂不安故也通鑑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修江陵外郭季昌行視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爲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汝舅吾欲威衆辦事耳以白金數百兩設樓櫓以兵攻歸峽爲蜀將王宗壽所敗又發兵遣之設樓櫓以兵攻歸峽爲蜀將王宗壽所敗又發兵

聲言助梁擊晉以侵襄州爲孔勅所敗乃絕貢賦累年

梁末帝優容之封季興渤海王賜袞冕劍佩貞明三年

始復修貢

五代史荆南舊無外壘季興始城之遂厚歛于民招聚亡命自後僭臣于吳蜀梁氏稍不

能制焉因就封渤海王梁亡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

嘗攻襄州爲孔勅所敗

興司空薰等皆勸季興入朝京師梁震以爲不可曰梁唐世爲仇敵夾河血戰垂二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王梁室故臣握彊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爲虜爾季興不聽畱其二子以騎士三百爲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畱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述職爲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諷動來者而反縻之示天下以不廣且絕四方內向之意不可莊宗乃止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爲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

三楚新錄
莊宗謂高

季興曰今天下負固不服者惟吳蜀耳朕欲先有事于蜀而蜀地險阻尤難江南纔隔荆南一水朕欲先之卿以爲何如季興對曰臣聞蜀地富民饒獲之可建大利江南國貧地狹民少得之恐無益臣願陛下釋吳先蜀時莊宗意亦欲伐蜀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聞季興之言果大悅

迹于衣歸以爲榮耀季興已去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去而詔書夜至季興歸而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于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

五代史及莊宗定天下季興來朝于洛陽加兼中書令時論多請畱之郭崇韜以方

推信義于華夏請放歸藩季興促程而去至襄州酒酣謂孔勅曰是行有二錯來朝一錯放回二錯泊至荆南謂賓佐曰新主百戰方得河南對勳臣誇手抄春秋又豎手指云我于指頭上得天下如此則功在一人臣佐何有且遊獵旬日不回中外之情其何以堪吾高枕無憂矣乃增築西面羅城備禦敵之具時梁朝舊軍多爲季興所誘由是兵衆漸多踴扈之志堅矣明年冊拜南平王五代會要唐同光二年三月進封荆南節度使高季興爲南平王北夢瑣言後唐莊宗過河荆渚高季昌謂其門客梁震曰某事梁祖僅獲自免龍德已來止求安活我今入覲亦要嘗之彼若經營四方必不廢我若移入他鎮可爲子孫之福此行決矣旣自闕回謂震曰新主百戰方得河南對勳臣誇手抄春秋又豎指云我于指頭上得天下則功在一人臣佐何有且游獵旬日不回中外情何以堪吾高枕無憂乃築西面羅城拒敵之具不三年莊宗不可英雄之料頃刻不差宜乎貽厥子孫五代史補梁震蜀郡人有才畧登第後寓江陵高季興素聞其名欲任爲判官震耻之然難於拒恐禍及因謂季興曰本山野鄙夫也非有意於爵祿若公不以孤陋令陪軍中末議但白衣從事可矣季興奇

而許之自是震出入門下稱前進士而已同光中莊宗
得天下季興懼而入覲時幕客皆贊成震獨以爲不可
謂季興曰大王本梁朝與今上世稱讐敵血戰二十年
卒爲今上所滅神器大寶雖歸其手恐餘怒未息觀其
舊將得無加害之心宜深慮焉季興不從及至莊宗果
欲畱之樞密郭崇韜切諫以爲不可天下旣定四方諸
侯雖相繼稱慶然不過子弟與將吏耳惟季興能躬自
入覲可謂尊獎王室者也禮待不聞加等反欲畱縻之
何以來遠臣恐此事一行則天下解體矣莊宗遂令季
興歸行已浹旬莊宗易慮遽以詔命襄州節度劉訓伺
便囚之時季興至襄州就館而心動謂吏曰吾方寸擾
亂得非朝廷使人追而殺吾耶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
住而生不若去而死遂棄輜重與部曲趨健者數百人
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於是斬關而去旣而是夜三更
向之急遽果至襄州劉訓料其去遠不可追而止自是
季興怨憤以兵襲取復州之監利玉沙二縣命震草奏
請以江爲界震又曰不可若然則師必至矣非大王之
利也季興怒卒使爲之旣而奏發未幾朝廷遣夏魯奇
房知溫等領兵來伐季興登城望之見其兵少喜欲開
城出戰震復諫曰大王何不思之甚耶且朝廷禮樂征

伐之所自出兵雖少而勢實大加以四方諸侯各以相
吞噬爲志但恨未見得其便耳若大王不幸或得一戰
勝則朝廷徵兵於四方其誰不欲仗順而起以取大王
之土地耶如此則社稷休矣爲大王計者莫若致書於
主帥且以牛酒爲獻然後上表自効如此則庶幾可保
矣不然則非僕之所知也季興從之果班師震之裨贊
皆此類也泊季興卒子從誨繼立震以從誨生於富貴
恐相知不深遂辭居於龍山別業自號處士從誨見召
皆跨黃牛直抵廳事前下呼從誨不以官閥但充名而
已末年尤好篇詠與僧齊己友善貽之詩曰陳琳筆硯
甘前席用里烟霞憶共眠蓋以其高尚之趣也三楚
新錄震性抗直臨事敢言時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王
入覲季興與忻然奉詔將行震諫曰朝廷自反正後有吞
併諸侯之心若我繕甲以自守猶恐不保其地況敢拋
棄軍國千里入覲哉且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
每謂交親曰安知獲麟之筆反爲倚馬之用因吟劉禹
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煖家五代史
補高季興本陝州陝人爲太祖裨將出爲郢州防禦使
時荆南成汭征鄂州不利而卒太祖命季興爲荆南雷
後到未幾會武陵土豪雷彥恭作亂季興破之遂以功

授荆南節鉞莊宗定天下季興首入覲因拜中書令封南平王初季興嘗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早發至逆旅未曉有姬秉燭迎門具禮甚厚季興疑而問之對曰妾適夢有人叩關呼曰速起速起有裂土王來及起盥漱畢秉燭開門而君子奄至得非所謂王者耶所魏王繼岌以不敢褻慢爾季興喜及來荆南竟至封王季興聞京師有變乃悉邀畱蜀物而殺其使者韓珙等十餘人初唐兵伐蜀季興請以本道兵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乃以季興爲峽路東南面招討使而季興未嘗出兵魏王已破蜀而明宗入立季興因請夔忠等州爲屬郡唐大臣以爲季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季興屢請雖不得已與之而唐猶自除刺史季興拒而不

納明宗乃以襄州劉訓為招討使攻之不克五代史魏王繼岌平

蜀盡選其實貨浮江而下船至峽口會莊宗遇禍季興

盡邀取之明宗即位復請夔峽為屬郡初俞其請後朝

廷除刺史季興上言稱已令子弟權知郡事請不除刺

史不臣之狀既形詔削奪其官爵天成初命西方鄴興

師收復三州又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總兵圍荆南以問

其罪屬霖潦班師蜀鑑天成二年高季興襲取夔州

季興請夔忠萬州為屬郡唐主詐之又請自除刺史不

許季興輒遣兵突入夔據之又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

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

而掠之朝廷詰之對曰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

帝以劉訓為南面招討使東川節度使董璋將蜀兵下

峽會湖南兵三面進攻北夢瑣言唐天復中成內鎮

江陵監軍使張特進元隨溫克修司藥庫在坊郭稅舍

止焉張之門人向隱比隣隱攻厯算仍精射覆無不中

也一日白張曰特進副監小判官已下皆帶災色何也

張曰人之年運不同豈有一時受災吾不信矣於是城

中多犬吠隱謂克修曰司馬元戎其年失守此地化為

邱墟子其誌之他日復謂克修曰此地更變且無定主

五年後東北有人依稀國親一鎮此邦二十年不動子
誌之他日又曰東北來者二十年後更有一人五行不
管此程更遠但請記之溫以爲憑虛殊不介意復謂溫
曰子他日婚娶無男但生一隊女也到老却作醫人後
果密敕誅北司張特進與副監小判官同日就戮方驗
其事成洎鄂渚失律不還江陵爲朗人雷滿所據襄州
舉軍奪之以趙匡明爲雷後大梁伐襄州匡明棄城自
固爲梁將賀瓌所據而威望不著朗蠻侵凌不敢出城
自固而已梁主署武信王高季昌自潁州刺史爲荆南
兵馬雷後下車日擁數騎至沙頭朗軍懾懼稍稍而退
先是武信王賜姓朱後復本姓果符國親之說克修失
主流落渚宮收得名方仍善修合賣藥自給亦便行醫
娶婦後唯數女盡如向言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天軍
圍江陵軍府懷憂溫克修上城爲文獻王具道此文獻
未之全信溫以前事累驗必不我欺俄而朝廷抽軍來
年武信薨凡二十一年而文獻嗣位亦年二十一迨至
南平王卽此程而唐別將西方鄴克其夔忠萬三州季
更遠果在茲乎

興遂以荆歸峽三州臣于吳吳冊季興秦王天成三年

冬卒年七十一諡曰武信季興子九人長子從誨立五代

史三年冬季興病脚氣而卒其子從誨嗣立累表謝罪請修職貢由是復季興官爵諡曰武信通鑑考異唐

明宗實錄錄天成三年十一月壬午房知溫奏高季興卒烈祖實錄亦云乾貞二年十一月季興卒蓋傳聞之誤

按陶穀渤海王季興神道碑及渤海行狀皆云十二月十五日卒今從之五代史補高從誨季興之庶子而

處長爲性寬厚雖士人不如也天成中季興叛從誨力諫之不從及季興卒朝廷知從誨忠使嗣亦封南平王

初季興之事梁也每行軍常以愛姬張氏自隨一旦軍敗攜之而竄遇夜悞入深澗中時張氏方姪行遲季興

恐爲所累俟其寢酣以劍刺岸邊欲壓殺之然後馳去旣而岸欲崩張氏且驚起呼季興曰妾適夢大山崩而

壓妾身有神人披金甲執戈以手托之遂免季興聞之謂必生貴子遂挈之行後生從誨

從誨字遵聖天下大定錄荆南高從季興時入梁爲供誨字遵聖季興嫡子也

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歸寧季興遂畱爲馬步軍都

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卒吳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于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馬殷爲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遣押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諡曰武信三年封從誨渤海王應

順元年封南平王

五代史從誨初仕梁歷殿前控鶴都頭鞍轡庫副使左軍巡使如京使左

千牛大將軍荆南牙內都指揮使領濠州刺史改歸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傅初季興之將叛也從誨常泣諫之季興不從天成三年冬季興薨從誨乃上表謝罪復修職貢明宗嘉之尋命起復授荆南節度使兼侍中長興三年加檢校太尉應順中封南平王清泰初加檢校太師五代會要應順元年五月封荆南節度使高從誨爲南平王北夢瑣言進士鄭起謁荆州節度高從誨館於空宅其夕夢一人告訴曰孔目官嚴光楚無禮

意甚不平比夕又夢起異其事召嚴而說之嚴命巫祝
祈謝靡所不至莫知其由明年鄭生隨計嚴光楚愛其
宅有少竹徑多方而致之纔遷居從誨爲人明敏天下
不日以罪咎而停職竟不知其故錄僧可隆善詩高從誨閱其卷有觀棋句云萬般思後
行一失廢前功從誨謂曰吾師此詩必因事而得隆答
曰某本姓慕容與柔維翰同學少負志氣多忤維翰維
翰登第以至入相某猶在場屋頻年敗衄皆維翰所挫
也因削髮爲僧其句實感前事從誨識見皆類此也
又季興建渚宮於府庭西北隅延袤十餘里亭榭鱗次
從誨紹立尤加完葺從誨明音律好彈胡琴女樂數十
皆擅其技王仁裕使荆渚從誨出十輩彈胡琴仁裕詩
日紅粧齊抱紫檀槽一抹朱絃四十條湘水凌波慚鼓
瑟秦樓明月罷吹簫寒敲白玉聲偏婉暖逼黃鶯語自
嬌丹禁舊臣來側耳骨清神爽似聞韶又云玉纖挑落
折冰聲散入秋空韻轉清二五指中過塞鴈十三弦上
嚙春鶯諸從陶室偷將妙曲向秦樓寫得成無限細腰
宮裏女就中偏愜楚王情又高若拙善詩從誨辟於
幕下嘗作中秋不見月云人間雖不見天外自分明從
誨覽之謂賓佐曰此詩雖好不利于己將來但恐失明

後果如其言如多權詐晉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爲從誨生辰

國信使從誨宴穀望沙樓大陳戰艦于樓下謂穀曰吳

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

語晉高祖大喜復遣使賜以甲馬百匹

北夢瑣言荊州文獻王好馬不

惜千金沒世不遇周

帝命內臣李廷玉賜馬與南平

王且問所好何馬乃曰良馬千萬無一若駿者卽可得

而送苟要坐下坦穩免勞控制唯駟庶幾也旣免蹄齧

不假銜枚兩軍列陣萬騎如一苟未經駟亂氣狡憤介

胄在身與馬爭力罄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舍轡揮兵

乎自是江南蜀馬往往往學駟甚便乘跨是知蹀躞者誇

於目馴柔者便于身此君子之

難逢假翦剔者抑其次也哉襄州安從進反結從誨

爲援從誨外爲拒絕陰與之通晉師致討從誨遣將李

端以舟師爲應從進誅從誨求郢州爲屬郡高祖不許

端以舟師爲應從進誅從誨求郢州爲屬郡高祖不許

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從誨遣人間道奉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爲屬漢高祖陽諾之高祖入汴從誨遣使朝貢因求郢州高祖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爲刺史尹寶所敗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于楚假道荆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爲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誚敏敏爲言杜重威悉以晉戈甲降虜虜置之鎮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悅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于此足矣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爲譏已卽以大卮

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于吳楚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舉皆假道荆南季興從誨常邀畱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卽復還之而無媿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盡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耻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爲高賴子從誨自求郢州不得遂自絕于漢逾年復通朝貢乾祐元年十月卒

年五十八贈尚書令諡曰文獻

五代史晉天福中加守中書令六年襄州安從

進反王師攻討從誨餽軍食以助焉詔書褒美尋加守尚書令從誨上章固讓朝廷遣使敦勉竟不受其命時有術士言從誨年命有厄宜退避寵祿故也及契丹入汴漢高祖起義于太原間道遣使奉貢密有所請言俟

車駕定河汴願賜郢州為屬郡漢祖依違之及入汴從
誨致貢求踐前言漢高祖不從從誨怒率州兵攻郢州
旬日為刺史尹實所敗自是朝貢不至從誨東通于吳
西通于蜀皆利其供軍財貨而已末年以鎮星在翼軫
之分乃釋羅紘衣布素飲食節儉以禳災咎尋令人祈
託襄州安審琦請歸朝待罪朝廷亦開納之漢乾祐元
年冬十一月以疾薨于位詔贈子保融立從誨十五子
尚書令謚曰文獻子保融嗣

長曰保勲次保正保融第三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

保融字德長從誨時為節度副使兼峽州刺史從誨卒

拜節度使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

五代會要周廣順元年五月封荆南節度

使高保融為渤海郡王

顯德元年進封南平王

五代會要周顯德元年正月進封渤

海郡王高保融為南平王

世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璘率兵三千

出夏口以為應又遣客將劉扶奉牋南唐勸其內附李

景稱臣世宗得保融所與賤大喜賜以絹萬匹荆南自
後唐以來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
不貢矣保融以謂器械金帛皆土地常產不足以効誠
節乃遣其弟保紳來朝世宗益嘉之初季興之鎮梁以
兵五千爲牙兵衣食皆給于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
三千石後不復給及世宗平淮故命泰州給之保融性
迂緩無材能而事無大小皆委其弟保勗其後叔從義
謀爲亂爲其徒高知訓所告徙之松滋而殺之宋興保
融懼一歲之間三入貢建隆元年以疾卒續通鑑長編
建隆元年八月甲午保融卒保融性迂緩御軍治民皆無法高氏始
衰北夢瑣言荆南節度使高保融有疾幕吏孫光憲

夢在渚宮池與同僚偶坐而保融在西廳獨處唯姬妾侍焉俄而高公弟保昂見召上橋授以筆硯令光憲指搗發軍仍遣廳頭二三子障蔽光憲不欲保融遙見逡巡有具橐韃將校列行俟命次見掌節吏嚴光楚鞞而前趨手捧兩黑物其一則如黑漆鞞而光其一卽尋常鞞也謂光憲曰某會失墨兩挺蒙王黜責今果尋獲也良久夢覺翌日說于同僚踰月而保融卒節院將嚴光楚具帖子取處分倒節光憲請行軍司馬王甲判之墨者陰黑之物節而且黑近于凶年四十一贈太尉諡曰象卽向之所夢倒雙節之謂也

貞懿五代史位至荆南節度使守太傅中書令封南平王皇朝建隆元年秋卒諡曰貞懿其諸將之倚任者則有王保義保義本姓劉名去非幽州人少爲縣吏粗暴無行習騎射敢鬪擊劉仁恭之子守奇善射唯去非許以爲能守奇以兄守光奪父位亡入契丹又自契丹奔太原去非皆從之莊宗之伐燕也守奇從周德威引軍前進師次涿州刺史姜行敏登陴固守去非呼行敏曰河東小劉郎領軍來爲父除兇爾何敢拒守守奇免言守奇心不可保莊宗召守奇還計事行次土門去非

說守奇曰公不施一兵下涿郡周公以得非已力必有如黃之間太原不宜往也公家于梁素有君臣之分宜往依之介福萬全矣守奇乃奔梁梁以守奇為滄州留後以去非為河陽行軍司馬時謝彥章移去非為郢州刺史及莊宗平河洛去非乃棄郡歸高季興為行軍司馬仍改易姓名自是季興父子倚為心腹凡守藩規畫出兵方畧言必從之乾祐元年夏高從誨奏為武泰軍節度留後依前荆南行軍司馬加檢校太尉後卒于江陵太常因革禮故推誠奉議同德翊戴功臣荆南節度歸峽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江陵尹上柱國南平王食邑四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三百戶高保融奉敕可贈太尉弟保勗立續通鑑長編建隆元年七月荆南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南平貞懿王高保融寢疾以其子繼元幼弱未堪承嗣命其弟行軍司馬保勗總判內外軍馬事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保融卒拜節度使

續通鑑長編建

隆二年九月甲以荆南行軍司馬寧江節度使高保勗為荆南節度使上初聞保融之喪遣兵部尚書萬年

李濟往弔及還上問保勗堪其事否濟以爲可任而保
勗貢奉亦數至乃授節鉞保勗性淫恣日召市娼集府
署擇士卒之壯健者使相媒狎保勗與姬妾帷簾共視
笑之又好營造臺榭土木之工軍民咸怨記室孫光憲
諫曰宋有天下四方諸侯屈服向內凡下詔書皆合仁
義此湯武之君也公宜克勤克儉勿奢勿僭上以奉朝
廷中以嗣祖宗下以安百姓若縱佚三年保勗疾謂其
將梁延嗣三楚新錄有梁延嗣者復州景陵人唐天成
殺之旣而逃歸益懷憤遂以兵取復之監利王沙二縣
延嗣兵敗爲季興所獲至從誨旣立擢爲大校遂承制
授歸州刺史未幾又遷復州團練使仍掌親軍延嗣雖
起非行陣自以累典戎事纔年十九諱健兒士卒之語
每聚談或有傷犯之者往往交游變爲仇讐光憲與延
嗣年甲相亞居嘗自謂筋力不衰一旦赴毬塲上馬左
右扶持者甚衆延嗣且在後笑曰孰謂大卿年老而彌
壯觀其上馬輕健良由扶持者衆爾光憲乃回顧曰非
因衆扶蓋是老健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
不勝憤怨論者少之

後事者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寢疾以軍府付

公今先王子繼沖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卽以繼沖判

內外兵馬十一月保勗卒年三十九贈侍中

五代史保勗季興之

幼子也鍾愛尤甚季興在世時或因事盛怒左右不敢

竊視唯保勗一見季興則怒自解故荆人目之爲萬事

休皇朝建隆四年春卒是歲荆門之地不爲高氏所有

則萬事休之言蓋先兆也續通鑑長編建隆三年十

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寢疾召牙內都指揮使長安

梁延嗣謂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事延嗣曰

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舍其子繼沖以軍府付公今繼

沖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卽以繼沖權判內外軍馬事

甲戌保勗卒又保勗眉目疎秀羸瘠而口吃文獻王

甚愛之雖盛怒見保勗必解荆南人謂之萬事休郎君

保融之子繼沖立

繼沖字成和保勗卒拜節度使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

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

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

續通鑑長編先是盧忠使荆南上謂曰江

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盡欲知之懷忠使還報曰高繼沖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于暴歛南通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觀其形勢蓋日不暇給取之易耳於是上召宰相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葭不濟矣壬戌李處耘辭上遂以成算授之繼沖大將

李景威曰兵尚權譎城外之約其可信乎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況聖宋受命眞主出邪王師豈易當也因勸繼沖去斥堠封府庫以待繼沖以爲然景威出而嘆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

爲因扼吭而死

三楚新錄建隆三年武安軍節度周行逢薨子保權嗣位衡州刺史張文表不

服舉兵反直入長沙殺行軍司馬廖簡保權懼告急朝廷乞王師爲援朝廷遣宣徽使李處耘領兵萬餘人救之李以路由江陵慮繼冲不測先遣使喻之曰比者王師救應東道之主誠在足下然利在急速故不淹留但假一鄉道使於城外經過幸矣繼冲將許之猶豫未決有大校李景威者素勇悍越次白繼冲曰兵尚摧變城外之說實不可信以臣觀之彼實欲乘釁伐我耳況今精兵數萬自先王訓練備矣景威雖不才願盡以相付不顧性命爲大王拒之繼冲聞之曰事未可知爾勿憂也及王師至果如景威之言繼冲大懼乃不得已出郊迎王師且詣李公乞上表入朝李公飛騎以聞天子大悅遣使就除繼冲徐州節度使便道赴任蓋孫光憲之謀也景威以其不用己謀遂扼喉而死繼冲聞而傷之九國志李景威公安人幼隸於軍面頗有智畧累以戰功遷雲猛指揮副使保勗以爲衙內兵馬副使繼冲嗣立多委任之初間慕容延釗等伐張文表景威乘間見繼冲曰今王師雖稱假道以收湖湘然觀其勢恐因而襲我景威欲効犬馬之力願假兵三千於荆門中道

險隘處設伏候其夜行發伏攻其上將王師必自退却
回軍收張文表以獻於朝廷則公之功業大矣不然則
有搖尾求食之禍繼沖曰吾家世世貢奉朝廷必無此
事爾無過慮況爾非慕容延釗之敵也景威又曰俗傳
江陵諸處有九十九洲若滿一百則有王者興自武信
王之初江心深浪之中忽生一洲而滿百昨此洲漂沒
不存茲亦可憂繼沖又不聽景威知計不行自扼吭而
死及王師入城繼沖悔不用其言太祖聞景威之計曰
彼忠其主也命王仁贍厚恤其家北宋編年初李景
威請於荆門中道險隘處設伏襲王師繼沖不從扼吭
而死上聞之曰忠臣也命厚卹其家延釗軍至繼沖出逆于郊而前鋒遽
入其城繼沖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卽詣延
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沖爲節度使乾德元年有
事于南郊繼沖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
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續通鑑長編高繼沖自以
年幼未知民事政刑賦役

委節度判官孫光憲軍旅調度委衙內指揮使梁延嗣
謂曰使事事得中人無閒言我何憂也李處耘至襄州
時慕容延釗被病詔令肩輿卽戎事處耘先遣閭門使
臨洛丁德裕喻繼冲以假道之意請具薪水給軍繼冲
與其僚佐謀以民庶恐懼爲辭願供芻餼百里外處耘
又遣德裕往光憲及延嗣請許之兵馬副使李景威說
繼冲曰今王師雖假道以收湖湘然觀其事勢恐因而
襲我景威願効犬馬之力假兵三千于荆門中道險阻
處設伏俟其夜行發伏攻其上將王師必自退却回軍
收張文表以獻于朝廷則公之功業大矣不然且有搖
尾求食之禍繼冲曰我家累歲奉朝廷必無此事爾無
過慮況爾又非慕容延釗之敵乎景威又曰舊傳江陵
諸處有九十九洲若滿百則有王者興自武信王之初
江心深浪中忽生一洲遂滿百數昨此洲漂沒不存茲
亦可憂也光憲謂繼冲曰景威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
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聖宋受命凡
所措置規模益宏遠今伐文表如以山壓卵爾湖湘旣
平豈有復假道而去耶不若早以疆土歸朝廷去斥侯
封府庫以待則荆楚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繼冲以
爲然景威知計不行出而嘆曰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

扼吭而死景威歸州人也繼冲遣延嗣與其叔父掌書
記保寅奉牛酒來犒師且覘師之所向壬辰師次荆門
處耘見延嗣等待之有加諭令翌日先還延嗣喜馳使
報繼冲以無虞荆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延嗣召延嗣
等宴飲于其帳處耘將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初但
俟保寅延嗣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卽皇恐出迎遇處耘
于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嗣而率親兵先
入登北門比繼冲與延嗣俱還則王師已分據衝要布
列街巷矣繼冲大懼卽詣延嗣納牌印遣家將王昭濟
等奉表以三州十七縣十四萬二千三百戶來歸三
楚新錄先是荆南尚使裴器皆高其足而公私競置用
之謂之高足碗至大軍一臨舉族東遷高足之識一朝
應之蓋由天拜武寧軍節度使以卒東都事略高繼冲
命信矣哉

硤石人也曾祖季興唐末荆南司馬張環逐其節度使
陳儒自稱畱後環敗而季興守荆南梁開平初遂據有
其地封秦王卒諡曰武信子從誨後唐天成三年襲位
封南平王卒諡曰文獻子保融漢乾祐五年襲封南平
王卒諡曰正懿無子建隆元年其弟保勗嗣立太祖卽
授以節度使從誨于諸子中最愛保勗雖盛怒見之則

釋然荆南人目之爲萬事休四年卒子繼冲襲位時湖南張文表叛周保權求救于朝廷太祖命慕容延釗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冲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譎城外之約可信乎其秘書監孫光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之志況聖宋受命眞主出焉以理論繼冲令獻三州之地延釗軍至繼冲出迎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懼上表納土請舉族歸朝授馬步軍都指揮使自季興至繼冲五帥凡五十七年光憲有學術歸朝授黃州刺史乾德三年繼冲拜武寧軍節度使卒年三十二贈侍中北宋編年未幾繼冲表請陪祀詔許之因舉族歸朝十二月命易鎮武寧續通鑑長編乾德元年十二月以荆南節度使高繼冲爲武寧鎮度使先是繼冲表乞陪祀許之因舉族歸朝乃命易鎮文獻通考荆南高從誨鑿池于山亭下得石匣長尺餘扁鐫甚固從誨神之屏左右焚香啟匣中得石有文云此去遇龍卽歇及建隆中從誨孫繼冲入朝改鎮徐州龍隆音相近采異記高氏專江陵日乾祐中于山庭後鑿一大池爲遊嬉之所掘地丈餘得一大石匣長丈餘潤數寸扁鐫甚固主者不敢啟之具事以獻高氏大神之乃屏去左右惟與親僚屬三五人焚香而啟

之匣中惟金篆銘一首云此去遇龍卽歇于
是祕之至太祖龍飛改號建隆高氏亡國
光憲拜黃

州刺史

北夢瑣言僞王蜀葉逢少明悟以詞筆求知常
與孫光憲偕詣術士馬處謙問命通塞馬曰四

十已後方可圖之未間苟或先得於壽不永于時州府
交辟以多故參差不成事從充湖南通判官未除官之
前夢見乘船赴任江上俟吏旁午而至迎入石窟覺後
話于廣成先生杜光庭次忽報輟下授檢校水部員外
郎廣成曰昨宵之夢豈小川之謂乎自是解維覆舟於
健爲郡青衣灘而死卽處謙之生知葉逢之凶夢何其
效哉光憲自蜀公流一夕夢葉生云子於青衣亦不免
覺而異之自發嘉州取陽山路乘小舟以避青衣之險
無何篙折爲汎流吸入青衣幸而獲濟豈鬼神尚能相
戲哉容齋續筆先公自燕歸得龍圖閣一策曰貽子
錄有御書兩印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云愚叟受知南
平王政寬事簡意必高從誨置荆渚時賓僚如孫光憲
輩者所編皆訓儆童蒙其修進一章云咸通年中盧子
期著初舉子一卷細太無遺就試三場避國諱宰相諱
主文諱士人家小子弟忌用熨斗時把帛慮有拽白之
嫌燭下寫試無誤誤筆卽題其後云並無指改塗乙注

如有卽言字數其下小書名同年小錄是雙隻先輩各
一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隻相向而坐元以東爲上
以西爲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輩不遷而西
先輩避位及吏部給春關牒便稱前鄉貢進士大畧有
與今制同者獨避宰相主文諱不復講雙隻先輩其後
之名它無所見其林園一章謂茹爲酪酥亦甚新其後
事具國史原注季興興滅年世甚明諸書皆同蓋自梁
開平元年鎮荆南至皇朝乾德元年國除凡
五十七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東漢世家第十

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爲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
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爲卒高祖事晉爲河東節度使以
旻爲都指揮使高祖卽帝位以爲太原尹北京畱守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令五代史劉崇太
原人漢高祖之
從弟也少無賴好陸博意錢之戲弱冠隸河東軍唐長
興中遷虢州軍校漢祖鎮并汾奏爲河東步軍都指揮
使逾年授麟州刺史復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三
城巡檢使遙領泗州防禦使漢祖起義于河東以崇爲

特進檢校太尉行太原尹是歲五月漢祖南行以崇爲
北京留守尋加同平章事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兼侍
中乾祐二年九月加兼中書令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爲樞密使新

討三叛立大功而與旻數有隙旻頗不自安謂判官鄭
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
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
賦足以自給公爲宗室老不以此時爲計後必爲人所
制旻曰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丁民
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遇弒旻乃謀舉兵周太
祖之自魏入也反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卽推尊之故未
敢卽位乃白漢太后立旻子贊爲漢嗣遣宰相馮道迎

贊于徐州

通鑑考異周太祖實錄十一月己丑太祖奏遣前太師馮道往彼諭旨太祖將奉表於徐

州未知所遣樞密直學士王度請行許之宰臣百寮表祕書監趙上交齋詔同日首塗

宰當是時人

皆知太祖之非實意也旻獨喜曰吾兒爲帝矣何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贊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爲疑旻喜益信以爲然太原少尹李驤曰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爲漢臣必不爲劉氏立後因勸旻以兵下大行控孟津以俟變庶幾贊得立贊立而罷兵可也旻大罵曰驤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驤臨刑

歎曰吾爲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旻聞之卽并戮其妻于市以其事白漢以明無佗已而周太祖果代漢降封贊湘陰公旻遣牙將李詥奉書周太祖求贊歸太原而贊已死旻卽慟哭爲李驤立祠歲時祠之

五代史時漢隱帝以幼年在位政在大臣崇亦招募亡命繕完兵甲爲自

全之計朝廷命令多不稟行徵斂一方畧無虛日人甚苦之三年十一月隱帝遇害朝廷議立崇之子徐州節度使贊爲主會周太祖爲軍衆所推降封贊爲湘陰公崇乃遣牙將李詥奉書求贊歸藩會贊已死唯以優辭

答乃以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卽皇帝位于太原以子

承鈞爲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都押衙陳光裕

爲宣徽使

五代史周廣順元年正月崇僭號于河東稱漢改名旻仍以乾祐爲年號署其子承鈞爲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
副使李環代州刺史張暉爲腹心 冊府元龜署承鈞
爲侍衛親軍 遣通事舍人李訢間行使于契丹契丹永
都指揮使

康王兀欲與旻約爲父子之國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

兀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兀欲遣燕王述軌政

事令高勲以冊尊旻爲大漢神武皇帝并冊旻妻爲皇

后兀欲性豪雋漢使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兀

欲彊之飲一夕而以醉卒

通鑑考異晉陽見聞錄鄭珙既達虜庭虜君恩禮周厚虜

俗以酒池肉林爲名雖不飲酒如韋曜輩者亦加灌注縱成疾無復信之珙魁岸善飲罹無量之逼宴罷載歸一夕腐脇於穹廬之然兀欲聞旻自立頗幸中國多故璽堵間與尸而復命乃遣其貴臣述軌高勲以自愛黃驪九龍十二稻玉帶

報聘

猗覺寮雜記帶濶狹以道言當用稻字五代劉旻以十二稻玉帶遺漢高祖

己而兀欲

爲述軋所弒述律代立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聘于

述律求兵以攻周述律遣蕭禹厥率兵五萬助旻旻出

陰地攻晉州爲王峻所敗

五代史纂誤今按王峻傳旻問周兵大至卽解去未嘗與

峻交鋒安得云爲峻所敗也

是歲大寒旻軍凍餒亡失過半明年又

攻府州爲折德展所敗德展因取岢嵐軍周太祖崩旻

聞之喜遣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

奚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旻

通鑑考異晉陽見開錄衮帥騎

六七萬號十萬來會

旻以張元徽爲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

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二千拒元徽于太平驛元

徽擊敗之遂圍潞州

五代史尋遣承鈞率兵攻晉隰二州不克而退九月崇自領兵由陰

地關寇晉州乞師于契丹契丹以五千騎助之合兵以

攻平陽又分兵寇昭義周太祖遣樞密使王峻等率大

軍以援晉絳崇聞周師至遂焚營而遁是歲晉絳大雪

崇駐軍六十餘日邊民走險自固兵無所掠士有飢色

比至太原十七三四二年二月崇遣兵三千餘眾寇府

州為折德辰所破其所部岢嵐軍為德辰所取崇自僭

稱之後以重幣求援于契丹仍稱姪以事之契丹偽冊

崇為英武皇帝及周世宗嗣位崇復乞師于契丹以圖

入寇契丹遣將楊衮是時世宗新即位以謂旻幸周有

合勢大舉來迫潞州

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自

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銳

聞見近錄柴世宗得天下劉崇自河

東犯闕世宗將親征馮道力諫止世宗曰大山壓卵耳

何為不可道曰陛下可謂太山乎今皆宿將久處貴位

氣方驕陛下即位席未暖未易使顯德元年三月親征

也世宗以道輕己即日命駕出師

五代史補何承裕韶州曲江人父澤嘗爲嶺南劉隱從事承裕有逸才爲小詞尤工娼樓酒肆往往流布與翰林陶穀素不叶世宗之征河東也書詔填委陶獨當之時何已通籍亦預扈從之數世宗欲擢用問陶曰何承裕可以知制誥否奏曰承裕好俳發揮潤色恐非所長世宗遂已何知之及陶之判銓一旦方偃息何自外抗聲唱挽歌而入陶甚驚駭承裕曰尚書豈長生不死者耶幸甚無恙聞其一兩曲又何妨陶無以抗及知商州有舉人投卷初甚欣慰及覽其詩有日暮猿啼旅思悽之句遽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對屬未切奉爲改之何不云曉來犬吠張三婦日暮猿啼旅思悽舉人甲午大慙而去其放蕩不羈動以滑稽爲務也如此

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

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蹕旻亦列爲三陣張

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旻居其中九國志張元徽邢州武安人少以沈

勇隸本城爲兵累轉至列校高祖鎮并汾召至帳下累從征討有功晉開運末破契丹於三交以功授代州刺史

史厯雲州防禦使遷代州與宗素相友善及崇建號領侍衛親軍遷武寧軍節度使崇舉兵南下將圖周室以元徽爲前鋒與周師遇於巴公原元徽以東軍先登陷陣擒監軍使一人降其步卒千人而旋崇大褒賞之元徽乘勝復入馬倒爲周師所擒殺之其麾下十餘騎畢力血戰奪其尸而出俄而崇衆亦敗先是前鋒兵將次巴公一夕營中刁斗皆噀元徽亟遣詣崇大寨易之凡易數十皆噀而不可擊因以白崇怒曰故要吾金細耶遂止是夜有大星墜元徽營中明日果敗元徽沈厚有將相材善撫士卒輕財好施雖貧祿豐厚而家無餘資旣而軍吏爲立廟晉陽城西北隅袞望周師謂旻曰勁塑其象歲時祀之見者必掩泣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髯曰時不可失無妄言袞怒而去旻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老措大毋妄沮吾軍卽麾元徽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愛能徽退走其騎軍亂步卒

數千棄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
戰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其自麾赤幟收軍軍
亂不可遏旻遂敗日暮旻收餘兵萬人阻澗而止是時
周之後軍劉詞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于速戰戰已
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旻又大敗輜重器甲乘輿
服御物皆爲周師所獲旻獨乘契丹黃驢自雕窠嶺間
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爲鄉導誤趨平陽得佗
道以歸而張元徽戰歿于陣楊衮怒旻按兵西偏不戰
故獨全軍而返旻歸爲黃驢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
料號自在將軍

五代史顯德元年三月周世宗親征與
崇戰于高平大敗之崇與親騎十數人

踰山而遁中夜迷憺不知所適刦村民使爲鄉導誤趨晉州路行百餘里方覺崇怒殺鄉導者得他路而去乃易名號被毛褐張樺笠而行至沁州與從者三五騎止于郊舍寒餒尤甚潛令告偽刺史李廷誨饋盤食解衣裘而與之每至屬縣吏奉食七箸未舉聞周師至卽蒼黃而去崇年老力憊伏于馬上日夜奔竄僅能支持距太原一舍其子承世宗休軍潞州大宴將士斬鈞夜以兵百人迎之而入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匝自四月至于六月攻之不克聞見近錄次高平遇崇接戰世宗據高原下觀兵陣方接東北角奔西北角次之王師敗績明日按軍不戰置酒軍中酒行牽奔將七十二人斬纛下卽坐中拜七十二人補之左右股栗太祖皇帝實預補中明日再戰軍士不用命者太祖刃其笠以識之戰而彥卿罷識者皆斬之軍聲於是太祖振崇走遂圍太原而彥卿

等爲契丹所敗彥超戰歿世宗遽班師通鑑考異世宗實錄徵懷孟蒲

陝丁夫數萬攻城旦夕之間期於必取會大雨軍士勞苦又聞忻口之師不振帝數日憂沮不食遂決還京之意

初周師之圍城也曼遣王得中送楊衮以歸因乞援

兵于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曼遣得中先還至代州代

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

世宗召問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衮歸無所求也

世宗信之已而契丹敗符彥卿于忻口得中遂見殺通鑑

考異晉陽見聞錄六月旦周師南轅返旆惟數百騎間之以步卒千人長槍赤甲行趨捷跳梁於城隅晡晚殺

衍而曼自敗于高平已而被圍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

卒五代史纂誤今按本紀周太祖以廣順四年甲寅歲正月丙子朔有事於南郊大赦改元爲顯德元年是

月壬辰太祖崩丙申世宗卽位二月漢人來討攻自潞
州三月乙酉如潞州癸巳及劉旻戰於高平敗之六月
乙巳班師又按十國年譜甲寅世宗顯德元年正月卽
位卽劉旻之乾祐七年乃注云是歲承鈞立以此推之
則是世宗以顯德元年甲寅歲圍太原至六月班師是
歲旻卒承鈞立也今世家乃云明年十一月卒則與本
紀年譜不相應蓋世年六十子承鈞立五代史及周師
家誤有明年二字也
自固閉壘不出月餘世宗乃旋軍顯德二年十一月崇
以病死其子承鈞襲僞位東都事畧崇漢高祖之母
弟也漢初爲太原尹北京留守及隱帝遇害周太祖以
兵入京師漢太后遣太師馮道迎崇之子贊於徐欲使
襲漢位少尹李驤語崇曰觀郭公用心當自取之不若
以兵至孟津觀變俟徐州踐祚則無可疑矣崇怒以爲
驤欲離間父子并其妻殺之已而周太祖登位崇遣人
乞贊歸藩始知贊死矣乃爲驤立廟遂僭帝號重幣結
契丹始晉高祖約爲父子改名旻稱漢乾祐年
號契丹冊爲大漢神武皇帝旻死子承鈞襲位
承鈞旻次子也少頗好學工書旻卒承鈞遣人奉表契

丹自稱男述律答之以詔呼承鈞爲兒許其嗣位

五代史鈞

之事跡具
皇家日歷

初旻常謂張元微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贊之

冤義不爲郭公屈爾期與公等勉力以復國家之讐至
于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
使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
家人禮承鈞旣立始赦境內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
立七廟于顯聖宮契丹遣高勲以兵助承鈞承鈞遣李
存瓌與勲攻上黨無所得而還明年世宗北伐契丹下
三關契丹使來告急承鈞將發兵而世宗班師乃已宋
興昭義節度使李筠叛命遣其將劉繼冲判官孫孚奉

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于太原乞兵爲援
承鈞欲謀于契丹繼冲道筠意請無用契丹兵承鈞卽
率其國兵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之汾水僕射趙華曰
李筠舉事輕易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興師臣實憂之承
鈞至太平驛封筠隴西郡王筠見承鈞儀衛不備非如
王者悔臣之筠因自陳受周氏恩不忍背德而承鈞與
周世仇也聞筠言亦不悅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
益不平與贊多不叶承鈞遣宰相衛融和解之己而筠
敗死衛融被執至京師太祖皇帝問融承鈞所以助筠
反狀融言不遜太祖命以鐵撾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

曰臣得死所矣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傳其創造融致書于承鈞求周光遜等約亦歸融太原承鈞不報融遂留京師承鈞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至于敗然失衛融盧贊吾以爲恨爾

東都事畧承鈞襲位改元天會承鈞

結李景孟旭爲助仍求援於李筠筠叛承鈞舉兵助之筠敗其宰相衛融爲王師所擒太祖責之曰汝何敢助李筠反融曰大吠非其主臣四十口受劉氏豐衣美食不忍負之臣終不爲陛下用得間走河東爾太祖怒命以撾擊之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今之死正得其死所太祖曰此忠臣也遽命釋之以爲太府卿

又李筠并州太原人也善騎射後唐秦王

從榮判六軍諸衛募勇士以爲爪牙筠得隸麾下從榮

難作筠遁去清泰初爲內殿直遷指揮使晉開運末契

丹犯京師趙延壽爲虜將聞其勇召寘帳下及契丹主

北歸攻解里於邢洺筠請馮道領節度道曰予主奏事

而已留後事當議功臣爲之以諸將之甲者爲留後送

欵於漢高祖嘉之授博州刺史周太祖鎮大名以爲先
鋒使太祖入汴與慕容彥超戰於雷子陂敗之廣順初
拜義成軍節度使歷鎮彰德昭義顯德初加同平章事
屢破太原之師以功加侍中筠在鎮自擅征戰頗名集
亡命嘗以太祖私忿囚監軍使世宗下詔切責之宋興加兼
中書令太祖遣使諭以受禪之意筠卽欲拒命左右爲
陳慝數乃佗俛下拜及宴使者方張樂遽取周太祖畫
像懸于廳壁筠泣下賓佐皇恐告使者曰令公被酒爾
幸勿以爲訝也會河東劉承鈞以蠟書結筠爲寇筠雖
絀其書來上而反謀已蓄矣太祖賜詔慰撫之是時筠
子守節爲皇城使嘗泣諫筠筠不聽太祖又遣守節諭
旨令效順太祖曰吾聞汝數諫汝父汝父不汝聽耳吾
今殺汝何如汝歸語汝父我守節歸具以白筠筠謀反愈
既爲天子獨不能臣我耶守節歸具以白筠筠謀反愈
甚求濟師於劉承鈞遂據澤州承鈞率兵與契丹數千
衆來接至太平驛筠迎謁甚恭及見承鈞兵衛寡弱心
甚悔之承鈞封筠爲西平王筠自言受周大恩不敢愛
死承鈞默然蓋承鈞與周氏世讐也雷其子守上黨引
兵南向太祖命石守信高懷德率兵討之大敗其衆於
長平太祖自往征之山路險峽多石不可行太祖自於

馬上負數石羣臣六軍皆負石即日開成大道與守信
懷德會大破筠衆三萬於澤州境上筠走保澤州太祖
命列柵圍之太祖親督戰拔其城筠赴火死筠有愛妾
劉氏隨筠至澤州時王師攻城危甚劉氏謂筠曰城中
健馬幾何筠曰百匹爾安問爲劉氏曰孤城危蹙破在旦夕
今誠得馬數百匹與腹心將士潰圍而出保昭義求援
河東猶愈於坐而待死也筠然之召左右計馬尚不減
千匹以是夕將出或謂筠曰今帳前將士儻有劫公而
降者悔可及乎筠猶豫不決城遂陷將赴火劉氏欲與
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去太祖進伐上黨守節以城降
始筠之將舉兵也其從事閻正卿獻謀於筠曰公以
孤軍舉事其勢危哉雖依河東之援亦恐不得其力大
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
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此計之上者也筠曰吾與世
宗義同兄弟周之宿將也禁衛之士皆吾舊人間吾至
必倒戈歸我何憂不得天下乎不用其計筠始名榮後
以避世宗諱更爲筠嘗曰李筠李筠王帛云乎哉人傳
以爲笑守節旣降詔釋其罪歷單濟二州團練使出知
遼州改和州團練使卒年三十二續通鑑長編建隆
元年二月北漢主知筠有異志潛以蠟書誘筠筠雖具

奏而反謀已決執監軍亳州防禦使周光遜開廢使李
廷玉遣其教練使劉繼冲及判官孫孚送於北漢納款
求援光遜德威之子廷玉嗣昭之孫皆有舊第在晉陽
北漢主釋之厚賜遣還第又五月筠復遣劉繼冲詣
晉陽請北漢主舉軍南下已為前導北漢主將謀於契
丹繼冲道筠意請無用契丹兵北漢主從之即日大閱
傾國自將出團栢谷羣臣餞之汾水左僕射趙華曰李
筠舉事輕易事必無成陛下掃境內而赴之臣未見其
可也北漢主瞋目謂華曰朕志已決卿安能知其必無
成耶卿有長策顧當何如華未及對北漢主拂衣上馬
行至太平驛筠身率官屬耆老迎謁北漢主命筠贊拜
不名坐于宰相博與衛融之上封西平王賜馬三百匹
及服玩珍異甚衆筠所獻亦畧與所賜等及文武大臣
皆有賂筠見北漢主儀衛寡弱不似王者內甚悔之北
漢主數召筠計事自言受周氏恩不忍負之而北漢主
與周世仇也聞筠言亦不悅筠將還別賜馬及甲鎧具
裝遣宣徽使萊人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筠有馬三
千匹日夕校閱欲直趨大梁贊常見筠計事筠不應顧
左右曰大梁兵皆我昔時部曲也見我則降耳贊怒拂
衣而起北漢主聞贊與筠有隙遣衛融詣軍中和解之

又六月北漢主聞筠敗自太平驛遁還晉陽謂趙華曰李筠無狀卒如卿言我幸全師以歸但恨失衛融盧贊耳由是重文學之士久之華請老使食其祿終身又初衛融之被執也上語融曰汝教劉筠舉兵助李筠反何也融從容對曰犬各吠非其主臣四十口衣食劉氏誠不忍負之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爲陛下用縱不殺終當間道走河東耳上怒命左右以鐵撾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上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傳其瘡因使融致書北漢主求周光遜承等約亦歸融太原北漢主不報辛亥以融爲太府卿承鈞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郭無爲參議國政無爲棣州人方穎烏喙好學多聞善談辯嘗衣褐爲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河中無爲詣軍門上謁詢以當世之務太祖奇之或謂太祖曰公爲漢大臣握重兵居外而延縱橫之士非所以防微慮遠之道也由是太

祖不納無爲去隱抱腹山承鈞內樞密使段常識之薦其材承鈞以諫議大夫召之遂以爲相五年宿衛殿直行首王隱劉紹趙鸞等謀作亂事覺被誅其詞連段常乃罷常樞密爲汾州刺史繼殺之續通鑑長編乾德元年七月北漢宿衛殿直行首王隱劉紹趙鸞等謀叛事覺被誅其辭連樞密使段常北漢主繼常爲汾州刺史尋繼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嘗與廢婦通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爲妃常謂所出非偶恐貽笑隣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之而不用故諸郭咸怨因誣殺常死非其罪國人憐之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宏兼樞密使吏部侍郎參議中書事郭無爲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無爲與宏不協北漢主出宏爲汾州刺史無爲兼樞密事軍國之務自是世凡一以委焉無爲又言宏在汾州不治徙嵐州

舉事必稟契丹而承鈞之立多略契丹遣使者責承鈞

改元援李筠殺段常不以告承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畱承鈞奉之愈謹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李筠敗而失契丹之援無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山僧繼顒爲鴻臚卿繼顒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殺削髮爲浮圖後居五臺山爲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旻世頗已賴之繼顒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于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鑛烹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卽其治建寶興軍繼顒後累官至太師中書

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

續通鑑長編初北漢主嗣位所

每事必稟之于是契丹遣使持書來責其畧曰爾先父

窮來歸我我先兄天授皇帝待以骨肉泊余繼統益修

前好爾父卽世我用命爾卽位極前丹青之約我無負

於爾爾父據有汾國七年止稱乾祐爾不遵先志輒肆

改更李筠包藏禍心捨大就小無所顧慮姑爲覲覲軒

然舉兵曾不我告段常爾父故吏本無大惡一旦誣害

誅及妻子婦言是用非爾而誰我務敦大義曲容瑕垢

父子之道所不忍渝爾宜率德改行無自貽伊戚也北

漢主得書恐懼遣使聘往謝契丹執其使不報清巽

錄僧繼願住五臺山手執香如意紫檀鏤成芬馨滿室

繼元時在潛邸以金易致每接僧則頂

帽具三衣假比邱乘此揮談名爲君太祖皇帝嘗因

界上謀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爲世仇宜其不屈今

我與爾無所問何爲困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于中國

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

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爲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卒其養子繼恩立東都事畧太祖嘗因界上謀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爲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因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爲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爲生遂終其世不加兵承鈞死繼恩嗣續通鑑長編開寶元年嘗因北漢界上謀者謂北漢主云云故終孝和之世不以大軍北伐切北漢世祖女爲晉襲聖營卒薛釗妻生子繼恩漢高祖典禁衛以世祖故釋釗軍籍館於門下釗無才能高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其妻常居中釗罕得見意快快因醉拔佩刀刺之傷而不死釗卽自我妻改適何氏復生繼元而何與妻皆卒世祖以孝和帝無子使養繼

恩及繼元皆冒姓劉氏繼恩瞠腹多髯長上短下乘馬
卽魁梧徒步卽侏儒事孝和帝盡恭昏定晨省禮無違
者及爲太原尹儒軟不治孝和帝憂之嘗謂宰相郭無
爲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才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
無爲不對是月孝和帝卧疾勤政閣召無爲執其手以
後事付之繼恩始監國無爲與侍衛親軍使蔚進不協
因出進守代州又建議漸斥去公族命繼恩弟繼忠守
忻州繼忠亦孝和養子也自稱嘗使契丹得冷痼疾定
襄地寒願畱養晉陽繼恩責其觀望趨令就道繼忠頗
出怨語或以白繼恩尋縊殺之孝和帝殂繼恩遣使告
終稱嗣於契丹契丹許之然後卽位又十國紀年北漢
天會七年宋帝使邢州人蓋畱來謂帝曰爲我謝趙君
余家世非叛人欲存漢氏宗祀耳土地兵馬不能敵君
十一安敢深入君欲決勝負當過團柏谷來背城一戰
宋帝笑曰存之何害終帝世宋帝不復北伐天會七年
宋朝乾德元年也今因劉鈞死附其事於開寶元年文
辭又與五代史不同今從五代北宋編年北漢主鈞
卒養子繼恩立遣使告終稱嗣於契丹契丹許之然後
卽位初漢世祖女適薛氏生子繼恩再適何氏生子繼
元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使養之皆冒姓劉氏鈞寢疾

召平章事郭無爲執繼恩手付以
後事繼恩嗣立諡鈞爲孝和皇帝

繼恩本姓薛氏父釗爲卒旻以女妻之生繼恩漢高祖
以釗壻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材能高祖衣食之
而無所用妻以旻女常居中釗罕得見釗常怏怏因醉
拔佩刀刺之傷而不死釗卽自裁旻女後適何氏生子
繼元而何氏及旻女皆卒旻以其子承鈞無子乃以二
子命承鈞養爲子承鈞立以繼恩爲太原尹承鈞嘗謂
郭無爲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
無爲不對承鈞病卧勤政閣召無爲執手以後事付之
承鈞卒繼恩告哀于契丹而後立繼恩服緇裳視事寢

處皆居勤政閣而承鈞故執事百司宿衛者皆在太原府解九月繼恩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罷卧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閉戶而殺之郭無爲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初承鈞之語郭無爲也繼恩怨無爲不助已及立欲逐之而未果故霸榮之亂人皆以謂無爲之謀霸榮死口滅而無知者無爲迎繼元而立之續通鑑長編開寶元年九月北漢主繼恩怨逐之而未果是月加無爲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遠之也繼恩服衰裳視事寢處皆居勤政閣其左右親信悉畱太原府解或請召入令翊衛繼恩勿聽於是文武百官皆進秩繼恩置酒燕諸大臣及宗子飲罷卧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反扇其戶繼恩驚起繞書堂屏風環走霸榮以刃搤其胷殺之無爲遣兵

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迎立繼恩弟太原尹繼元繼恩立纔六十餘日霸榮者邢州人多力善射走及奔馬嘗爲盜并汾間北漢世祖用爲散指揮使戍樂平王全斌攻樂平霸榮率所部降之補內殿直未幾復奔北漢爲供奉官於是謀殺繼恩持其首歸朝旋爲無爲所殺或謂無爲實使霸榮作亂亟誅以滅其口故人無知者北宋編年北漢郭無爲弑其主繼恩弟繼元立改元廣運初北漢主惡無爲之專欲逐之而未果未幾供奉官侯霸榮等作亂弑之繼恩立纔六十餘日而難作或言無爲實使之亟誅霸榮以滅口云九國志蔚進太原人少有膂力身長七尺日行二百餘里高祖鎮并汾進以材官給事及高祖領軍令負羈勒開運末南行畱進於太原爲崇翊衛軍如故繼恩監國郭無爲受詔輔建寧軍節度使典親軍如故繼恩監國郭無爲爲受詔輔導世子無爲與進不協出爲代州刺史時無爲專政繼恩潛欲圖之進知其必亂自以居親衛之地頗懷危蹙及有中山之命忻然卽路未幾繼恩遇弑國人皆以進爲先見以城納歛歸朝授左衛大將軍領檀州刺史卒年七十二進無他能惟掌兵方嚴所至不敗事劉氏四主以質直聞歸老中國祿二千石亦武夫之終吉也

繼元爲人忍戾子十餘人皆無可稱者當繼元時有鎬
錯錡錫銑于繼元爲諸父皆爲繼元所殺獨銑以佯愚
獲免承鈞妻郭氏繼元兄弟自少母之繼元妻段氏嘗
以小過爲郭氏所責旣而以它疾而卒繼元疑其殺之
及立遣嬖者范超圖殺郭氏郭氏方縗服哭承鈞于柩
前超執而縊殺之于是劉氏之子孫無遺類矣繼元立
改元曰廣運東都事畧劉繼元并州太原人也其母劉崇之女適薛氏生繼元及其兄繼恩繼恩
爲其臣侯霸榮所殺宰相郭無爲遂接立繼元改元廣運復結契丹爲援大漢英武皇帝新建天龍寺千佛
樓之碑銘推誠佐命保祚功臣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
臣李憚奉勅撰帝宅之西五里而遠羣山遂谷延袤紫擁北自乾坎南距申酉蒼崖峭壁怪石靈泉薜蘿蔭乳

竇以夏寒藂桂嚮晴陽而冬綠澗溜清泚自激輕音蔓
草芄茸本無毒螫洞穴窈窕烟嵐閉虧隔雲間雞犬之
聲度嶺接樵蘇之徑大哉氣通斗極崆峒帶多武之鄉
地劃參墟深思之俗況乎刑政之經不素霸王
之具存紀都邑卽天下之浩穰養士馬卽域中之
勇往者北齊啟國後魏與邦雖未臻偃伯之稱且咸正
事天之位時或倦重城宴面勝之良游各營避
暑之宮用憩鳴鑾之駕亦猶秦之阿房晉之虎邱楚之
章華漢之未央古基摧構往往存焉年厯寢遙率多改
作葢以翼翼都會豪右富民因舊圖新增制惟於是
乎金人塔廟老氏宮觀星布於巖石矣懿哉坤維之
一舍之遙羣木陰翳奇峯嶮崿上有平址東西僅五十
步北倚石壁有彌勒閣內設石象侍立對峙容溫
其鐫磨之巧代不能及昔睿宗皇帝再加添飾功用宛
然次東有池水甚潔澄湛凝碧觀之恐聳國人儼其堂
宇偶以神位每角亢方中雷雨未施卽零禱咸萃矣馴
嶺西行約三百步有寺勝曰天龍攷易義云夫龍
者潛卽勿用飛卽在天命之名固其宜矣今英武皇
帝應千齡之運居九重之尊比自舞象執經齒胄學優
於庠序於庭闈動叶咨詢行符典則負對日之辭

似不能稱象之智果而勿伐肅肅然煌煌然偉量
知幾深不可測立德在開平之右承家繼文武之基自
非道濟艱危孝安宗社能與於此乎天會中睿宗皇
帝以道歸義府都督時年尚幼冲躬親官次寡辭敏德務簡刑
清吏不敢欺府無留事嘗以公退休暇與叔季諸王方
駕接軫禮謁精藍一歲數上獨東塑觀
音像一堂其內幡花鬘蓋供飾之用靡不嚴潔於茲日
新每具齋禱罔不乾乾惕惕潛發明誠所志者延鴻祚
於邦家弭戡氛於區宇因心愛敬不忘斯須甚嘉
羣論歸美攸是罷解公府特恩加檢校太保授右金吾
衛大將軍充大內都點檢貞幹服勤中外嚴整宣威敬
事勲叶聖謨及皇帝踐祚加太師行太原尹
階勲爵邑悉稱公台等領侍衛親軍事未幾值倉卒之
變震駭非常上獨執雄斷入平內難時戊辰秋九月嗣
昇宸極立定傾危赫然
恒切歸依每屆良晨必親行幸至壬申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詔有司於大殿後正面造重樓五間等遣良冶鑄
賢劫自拘留孫己降鐵佛千尊範金審像容
光明圓明等無差別如是勻分龕室各安六級時詔宣

徽北院使永清軍節度使檢校太保范超自始監修應

期成就基砌柱礎廣楹飛甍丹彩相

巍乎窗扉下瞰於雲端棟宇勃興於地表金鑪曉炷惟

聞簷蔔之音玉磬晨鳴不假蓮花之漏議者曰樹超世

之果圖不朽之功必依惟睿之謀宜享終天之祿豈比

夫者哉上御宇之八年乙亥歲天贊皇帝義敦天性禮叶

彛章泊春末夏初累飛詔示必以備物典冊將加徽號

鴻名君親之恩敬修迎受之禮至夏六月十六日

果降貴近昭宣國容等於正殿受之禮至夏六月十六日

衣御帶駟馬珂鞍別賜神旗鼓吹殊私異獎

衆心悅隨羣后稱慶寶函金簡揚命舜命禹之書馭朽

持盈盡爲子爲之敬禮之大者帝載無窮先是英武

皇帝以今歲攝提建月青風之居悞屈初禪之境臣幸

嚴整儀衛親率公卿駕蒼虬之衣赭袍之熠熠雲

韶寅導和陪天仗親奉德音既成植福之之祐遽茲

承詔俾誌勝緣將紀洪猷潛思秘祝將冀龍華會上

銘云覺皇遞興大教垂世成住有期壞空相繼大哉賢

劫千佛重光六度万行軌躅相望浩劫迢遙一念可攝
勿謂難逢聲塵相接惟彼陶唐上列參墟莓莓沃野煌
煌帝居天啟亨會神輪瑞圖英武定維后來其蘇聖人
有作撫寧邦域治民事天允釐庶績金像玉樓伊帝之
力合德永尊皇極廣運二年歲次乙亥八月庚子
朔二十一日翰林書令史劉守清書翰林書令史
王廷譽篆額王師北征繼元閉城拒守太祖皇帝以詔書招

繼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爲安國軍節度使
無爲捧詔色動而并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守以拒命
無爲仰天慟哭拔佩刀欲自裁爲左右所持繼元自下
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爲曰奈何以孤城拒百萬之王師
蓋欲搖動并人而并人守意益堅宦者衛德貴察無爲
有異志以告繼元繼元遣人縊殺之續通鑑長編繼元
始立王師已入其

境乃急遣使上表契丹且請兵爲援又遣侍衛都虞候
劉繼業馬進珂領軍扼團柏谷以將作監馬峯爲樞密
使監其軍峯太原人繼元妻峯女也繼業本名重貴姓
楊氏重勳兄幼事北漢世祖遂更賜以姓名馬峯至洞
渦河與李繼勳等遇何繼筠以先擊破之斬首二千
餘級獲馬五百匹禽其將張環石斌遂奪汾河橋傳太
原城下焚延夏門繼元遣殷直都知郭守斌領內直兵
出戰又敗守斌中流矢入城中丁未北漢左勝軍使李
瓊來降北宋編年李繼勳擊北漢敗之繼元始立王
師已入其境乃亟上表契丹求援又遣將領軍扼團柏
谷繼勳及何繼筠等擊破之于銅鍋河北漢等復入寇
大掠晉絳二州之境續通鑑長編十月上遣使齎詔
至太原諭北漢主繼元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
別賜郭無爲馬峯等詔四十餘道許授無爲安國節度
使峯而下並與藩鎮無爲得詔色動但出繼元一詔餘
皆匿之自是始有貳志勸繼元納款繼元不從又開
寶二年二月北漢侍衛都虞候劉繼業馬進珂屯於團
柏谷遣衙隊指揮使陳延山領數百騎來偵邏會李繼
勳等前軍至廷山卽以所部降繼業進珂知衆寡不敵
亦領兵奔還晉陽北漢主怒罷其兵權繼勳等遂圍城

時契丹使內侍韓知璠冊命北漢主爲帝北漢主夜開
北門以納之明日置宴羣臣皆預宰相郭無爲哭于庭
中拔佩刀自刺北漢主遽降階持其手引之升座無爲
曰奈何以孤城抗百萬之師乎蓋無爲欲以此搖衆心
也初太祖皇帝命引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門入而有積
草自城中飄出塞之是時王師頓兵甘草地中會歲暑
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
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圯契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
嘆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
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續通鑑長編三月十八日駐蹕潞
州九十有八日獲北漢謀者
問之對曰賊中民罹毒久矣日望車駕恨其遲耳上笑
給衣服縱之壬辰發潞州戊戌次太原庚子觀兵於城
南始命築長連城辛丑幸汾州作新橋以兵部員外郎
知制誥盧多遜知太原行府事乙巳幸城東南始命築

長堤壅汾水先是有欲增兵攻城者左神武統軍陳承昭進曰陛下自有數千萬兵在左右胡不用也上未悟承昭以馬策指汾水上大笑因使承昭董其役丙午決晉汾水灌城丁未命李建勲軍于城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黨進軍於東爲四寨以逼之北漢人乘晦突門潛犯西寨趙贊率衆與戰賊弩矢貫贊足未退時黨進遣東寨都監李謙溥伐木西山以給軍用謙溥聞鼓聲卽引所部兵赴之北漢人乃退上遽至戰所怪赴援者非精甲問之則謙溥也甚悅劉繼業復以突騎數百犯東寨黨進挺身逐繼業麾下數人隨之繼業走匿壕中北漢兵出援之繼業緣縋入城獲免又五月太原圍急郭無爲謀出奔因請自將兵夜擊王師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命劉繼業郭守斌爲之副北漢主登延夏門自送之且伺其反是夕初甚晴霽已而風雨晦冥無爲行至北橋因駐馬召諸將而劉繼業已馬傷足先收所部兵入城矣守斌迷失道呼之不獲無爲不能獨全乃與麾下數十人亦還閏月戊申水自延夏門甕城入穿外城兩重注城中城中大驚擾上幸長堤觀焉水口漸濶北漢人緣城設障爲王師所射障不得施俄有積草自城中飄出直抵水口而止王師弩矢不能徹北

漢人因以施功水口遂塞郭無爲復勸北漢主出降北
漢主不聽閭人衛德貴極言無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
漢主殺之以徇城中稍定北漢人俄自西長連城潛出
將焚我攻戰之具我師擊之斬首萬餘級夜半忽傳呼
壁外云北漢主降上令衛士擐甲開壁門入作使趙瑑
曰受降如受敵詎可半夜輕諾乎上使伺之果謀者詐
僞也又太原城人不東下東西班都指揮使范陽李懷
忠率衆攻之戰不利中流矢幾死殿前指揮使都虞候
趙廷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急擊以盡死力上曰
汝曹皆我所以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
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衆
皆感泣再拜呼萬歲時大軍頓甘草地中會暑雨多破
腹病而契丹亦復遣兵來援王子太常博士李光贊上
言曰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臧四
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皆與中國爲隣今與陛
下爲臣矣蕞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取怨黔黎得
之未足爲多失之未足爲辱國家貴靜天道惡盈所慮
向來恃險之邦聞是役也竭府庫之財盡生民之力中
心踴躍各有窺覷傳曰鄰之厚君之薄也豈若回鑾復
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旣寬力役之征便

是蕩平之策惟陛下裁之況時屬炎蒸候當暑雨倘或
 河津汎溢道路阻難輦運稽遲恐勞宸慮上覽奏甚善
 復問宰相趙普普亦以爲然因使普召光贊慰撫之癸
 丑移幸城東罕山之南始議班師也已未徙太原民萬
 餘家於山東河南給粟庚申分命使者十七人發禁卒
 護送之因屯於鎮璐等用絳人薛化光之策也化光
 言凡伐木先去枝葉後取根柢今河東外有契丹之助
 內有人戶賦輸竊恐歲月間未能遠下宜于太原北石
 嶺山及河北界西山東靜陽村樂平鎮黃澤關百井社
 各建城寨扼契丹援兵起其部內人戶於西京襄鄧唐
 州汝州給閑田使自耕種絕其供饋如此不數年間自
 可平定上嘉納之壬戌車駕發太原我師陷敵百人以上
 遣驍雄副指揮使浚儀孔守正領騎軍往救守正奮擊
 盡奪以還北漢主籍我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
 數萬喪敗罄竭賴此少濟東都事畧太祖親征嘗遣
 詔諭繼元無爲許以平盧軍節度使繼元以疑無爲無
 爲復勸使效順又欲叱兵出戰太祖命引汾水浸其城
 繼元殺無爲以徇無爲棣州人博學有詞辯初隱武當
 山承鈞以諫議大夫起之遂爲相太常博士李光贊上
 言曰陛下應天順人戰無不勝四方恃險之邦僭竊稱

帝王者悉與中國爲隣今與陛下爲臣矣今天時向暑
兩河泛溢道路艱阻輦運稽留最爾太原豈煩親討會
王師屯兵甘草地歲暑雨軍士多疾太祖欲班師禁軍
校趙翰等叩頭願乘城急擊以盡死力太祖曰汝曹我
所訓練無不一當百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取太
原豈忍驅汝曹冒鋒鏑而蹈必死之地乎衛士皆感泣
遂班師王壺清話太祖欲開惠民五丈二河以便運
載吏督治有陳承昭者江南人諳水利使董其役承昭
先以經都量河勢長短計其廣深次量鍾之濶狹以鍾
累尺以尺累丈定一夫自早達暮合運若干鍾計鑿若
干土總其都數合用若干夫以目奏上太祖嘆曰不如
所料當斬於河至訖役止衍九夫上嘉之又令督諸軍
子弟濬池於朱明門外以習水戰後以防禦使從征太
原晉人嬰城堅拒遂議攻討以革內壯士蒙之爲洞而
入雖力攻不陷師已老上深憫之且將親幸其洞攜藥
劑果餌慰撫士卒時李漢瓊爲攻城總管挽御衣以諫
曰孤壘之危何啻累卵矢石如雨陛下宜以社稷自重
遂罷其幸止行頒賚而已旣不克又欲增兵承昭奏曰
陛下有不語兵千餘萬在左右胡不用之上不悟承昭
以馬策指汾太祖遂曉大笑曰從何取土承昭云紉布

囊括其口投上流以塞之不設板築可成巨防用其策
投土將半水起一尋城中危盛會大暑復晉人間道求
契丹援兵適至遂議班師鐵圍山叢談開寶初車駕
親征偽漢引汾水灌太原城時盛夏藝祖露臂跣足亦
不裹頭手持刀坐黃蓋下督兵吏運土築堤以堰汾河
城上望見矢石雨至不避也水浸城北餘數版而已又
命水軍乘舟焚其譙門幾陷會班師獲免其後遼有使
于偽漢者見水退而城始大圯乃笑曰南朝知壅水灌
城之利且不知灌而決之則無太原矣

太平興國四年王師復北征繼元

窮窘而并人猶欲堅守其樞密副使馬峯老疾居于家
昇入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諭之繼元乃降太宗皇帝御

城北高臺受降以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封彭城公

續通鑑長

編太平興國四年三月郭進言契丹數萬騎入寇大破
于石嶺關南於是北漢援絕北漢主復遣使間道齎蠟
書走契丹告急進捕得之徇於城下城中氣始奪矣
又四月庚午上至太原駐蹕於汾水之東辛未幸城四

面按視營壘攻具慰勞諸將以手詔諭北漢主繼元持
詔至城下守陴者不敢受壬申夜漏未盡上幸城西督
諸將攻城天武軍校荆嗣率衆先登手刃數賊足貫雙
箭手中礮碎齒二上見之亟召下賜以錦袍銀帶嗣罕
儒兄孫也先是上選諸軍勇士數百人教以劍舞皆能
擲劍於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見者無不恐懼會契丹
遣使修貢賜宴便殿因出劍士示之數百人袒褐鼓噪
揮刃而入跳擲承接曲盡其妙契丹使者不敢正視及
是巡城必令舞劍士前導各逞其技北漢人乘城望之
破膽上每躬擐甲胄蒙犯矢石指揮戎旅左右有諫者
上曰將士爭効命於鋒鏑之下朕豈忍坐視諸軍間之
人百其勇皆冒死先登凡控弦之士數十萬列陣於乘
輿前蹲甲交射矢集太原城上如蠅毛焉每詔給諸軍
箭數百萬必頃刻而盡捕得生口云北漢主城中市所
射之箭以十錢易一隻凡得百餘萬隻聚而貯之上笑
曰此箭爲我蓄也及城降盡得之又甲戌幸諸寨乙亥
幸連城視攻城諸洞時李漢瓊率衆先登矢集其腦
又中指傷甚猶力疾上促召至幄殿視其創傳以良藥
上欲親幸洞屋中勞士卒漢瓊泣曰晉陽孤壘危若累
卵諸將用命戰士賈勇矢石注洞屋如雨陛下奈何以

萬乘之尊親往臨之若不聽臣請先死乃止丁丑幸西連城樓五月己卯朔幸城西南隅夜督諸將急攻遲明陷羊馬城北漢宣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疑超出戰禽之以獻斬於纛下旣而北漢主盡殺超妻子梟其首投於城外辛巳幸城西北隅北漢馬步軍都指揮使郭萬超來降壬午幸城南上謂諸將曰翌日重午當食於城中遂自草詔賜北漢主夜漏上一刻城上有蒼白雲如人狀癸未幸城南督諸將急攻士奮怒爭乘城不可遏上恐屠其城因麾衆少退城中人猶欲固守左僕射致仕馬峯以病卧家昇入見北漢主流涕以興亡諭之北漢主乃待夜漏上十刻遣客省使李勲上表納款上喜卽命通事舍人薛文寶齎入城撫諭夜漏未盡幸城北宴從臣于城臺受其降甲申遲明劉繼元率其官屬素服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召升臺勞問繼元叩頭曰臣自聞車駕親臨卽欲束身歸命致陛下鑒與暴露尚敢以孤壘拒戰蓋亡命卒懼死劫臣不得降耳上令籍亡命者至悉斬之顧謂淮海國王錢俶曰卿能保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北漢平東都事晁太平興國四年太宗親征於是宰相諫止之太宗曰朕計決矣王師圍太原太宗以詔諭之王師進攻甚急太宗

恐諸將屠城城垂陷繼元上表乞降自崇僭號至繼元
國滅凡四主二十八年繼元之未敗也太宗先命郭進
斷契丹之援於石嶺關進至契丹果來援進擊走之繼
元猶以蠟彈帛書求救於契丹進得之以徇城下及降
太宗宥其罪授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第京師初
太宗行次檀淵有太僕寺丞宋捷者迎謁道左太宗見
其姓名喜曰吾其捷矣太宗將至太原語侍臣曰我以
端午日當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及繼元降果五月五
日也太宗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
之云何乃似郗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皆闇
儒所致苟有遠識豈至滅亡此正可懲傷何反戲侮之
乎劉繼元朕前日所虜者待之嘗以賓禮猶恐不慰其
意爾太宗以房州爲保康軍授繼元節度使卒遣表以
六歲子三猪爲託贈中書令彭城郡王三猪名守節以
爲西京作坊使後遷至諸衛將軍臣傳曰昔王朴陳用
兵之畧以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及宋興
并最後服皆如朴言是不然昔太祖旣平湖湘嘗謂太
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藏空虛必先取巴
蜀次及廣南江南卽國用富饒矣河東與契丹接壤若
取之則契丹之患我當之也姑存之以爲我屏翰俟我

富實則取之故卽位之六年平蜀又三年征太原又二年平嶺南又三年平江表及太宗再北征乃克之此廟謨雄斷施設先後之序如此豈以并必死之寇而置之哉誠非朴之所及也東軒筆錄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征維揚誅李重進皆一舉蕩滅知兵力可用僭偽可平矣嘗語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廩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廣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勁敵正在契丹自開運已後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莫若且存繼元爲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東太宗卽位卽一舉平晉也鐵圍山叢談汾晉之俗悍而悻當五代國初時號難攻取昔太祖皇帝親征道過紫巖寺乃焚香自誓不殺一人久之以盛夏諸軍多泄疾遂班師後人或罪誓言之露機且不寤太祖所以降下太原矣又汾晉所恃而爲吾患者北援也當是時驟得繼筠之捷因逐北班師之際遂盡徙忻代之民于內地六百里一無人烟蓋使北大軍來則無餉單師至必敗是太祖又已得太原烏在舉挺與又而後言擊滅之哉其後太宗繼伐因一舉圍其後事具國史原注旻年世破而天下始大一統矣

同自周廣順元年建號至皇朝太平興國四年國滅凡
二十八年餘具年譜注通鑑考異劉恕云世宗實錄
薛史帝紀僭偽傳皆云顯德二年十二月劉崇卒大定
錄云顯德二年春晏病死紀年通譜顯德二年崇之乾
祐八年冬崇死顯德三年承鈞改元天會開寶元年承
鈞之天會十三年死開寶二年繼元改元廣運興國四
年繼元之廣運十一年也河東劉氏有國全無紀錄惟
其舊臣中書舍人直翰林院王保衡歸朝後所纂晉陽
偽署見聞要錄云甲寅年春南伐敗歸夏周師攻圍晏
積憂勞成心疾是冬卒鈞卽位丁巳年正月旦改乾祐
十年爲天會元年又云鈞丙戌年二十九承位年四十
三卒有諫議大夫楊夢申奉勅撰大漢都統追封定王
劉繼顯神道碑云天會十二年今皇帝踐祚之初年也
十七年繼顯卒末題廣運元年歲次甲戌九月丙午朔
今按周廣順元年辛亥晏卽帝位稱乾祐四年顯德元
年甲寅晏之乾祐七年也晏卒鈞改元顯德四年丁巳
鈞改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宋開寶元年戊辰鈞之十
二年也鈞卒繼元立開寶七年甲戌繼元改天會十八
年爲廣運元年據歷是歲九月丙午朔興國四年己卯
繼元之廣運六年也鈞以唐天成元年丙戌生至顯德

元年甲寅嗣位乃二十九歲矣鈞及繼元踰年未改元
蓋孟蜀後主漢隱帝周世宗之比也諸書皆傳聞相因
前後相戾惟晉陽見聞錄劉繼顯碑歲月最可考證故
以前爲據文獻通考九國志五十一卷晁氏曰皇朝路
振子發撰雜記吳越唐前後蜀東漢南漢閩楚凡十國
陳氏曰各爲世家列傳凡四十九卷末二卷爲北楚言
高季興事張唐英所補撰十國紀年四十二卷晁氏曰
皇朝劉恕道原撰溫公序云渙之子也博學強記同修
通鑑史事之紛錯難治者以誘恕宋次道知亳州家多
書恕往借觀之目爲之替性剛介初與王安石善及改
新法言其非遂與之絕卒年四十九所謂十國者一王
蜀二孟蜀三吳四唐五吳越六閩七楚八南漢九荆南
十東漢溫公又題其後云世稱路氏九國志在五代諸
史中最佳此書又過之以予考之長於考異同而拙於
屬文其書國朝事皆曰宋而無所隱諱意者各以其國
爲主耳天下大定錄一卷陳氏曰殿中丞通判桂州王
舉撰景祐間人始高季興終劉繼元其所記疎畧
獨江南稍詳本十卷今但爲一卷恐非全書也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